

#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anghua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rom the aspects of famous representativ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ctivities, university spirit and so on, but few studies are conducted from its translation education or training.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superiorities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then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war-time need, sorts two requisitions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actually attended and organized by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conclude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class. The success of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class not only meets the urgent needs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t the front, but also witnesse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to practise.

## Keywords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alents

## 西南联大的翻译通才教育

李方华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 · 云南 昆明 650500

## 摘 要

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由来已久, 其研究内容多集中在联大人物、师生活动和联大精神等方面, 但有关西南联大的翻译教育或培训还鲜有研究。论文首先分析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与优势, 结合时代背景和战时需要, 通过梳理西南联大直接参与的两次译员征调和培训活动, 总结出译员培训班的重要特征; 译训班的成功举办, 不仅为前线培训出了急需的翻译人才, 也是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见证。

## 关键词

西南联大; 通才教育; 译员培训; 翻译人才

## 1 引言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为配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美军通过“租界法案”向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 如新式武器、弹药、通讯和医疗等, 并先后派出了“飞虎队”、工程兵部队等。为了保证盟军之间的有效沟通, 中国远征军营以上的军事单位均设有美军联络员 (Liaison Officer)。然而, 由于当时远征军军官大多不懂英语, 盟军将领和美军联络员也很少有人

通晓汉语。若要充分发挥盟军的军事优势, 语言障碍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莫娜·贝克 (Mona Baker) 在《翻译与冲突: 叙述性解释》中指出, 翻译是战争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翻译在控制各方面冲突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还影响了军事冲突的发展过程<sup>[1]</sup>。凭借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人才优势, 西南联大师生直接参与了战时译员的组织和培训工作, 为前线输送了急需的翻译人才, 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2 西南联大之优势

虽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简称西南联大) 南迁至云南昆明, 但一直秉持并延续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 2020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2020J0334) 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方华 (1982-), 硕士, 现任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从事英语教学、翻译史等研究。

办学优势。尤其是时任西南联大实际校长工作的梅贻琦,通过积极探索并实践通才教育理念,提升师资力量,推行课程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使其成为享誉世界的综合性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创造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办学奇迹。

## 2.1 先进的通才教育理念

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在梅贻琦的通才教育理念。梅贻琦也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其通才教育思想,特别是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梅贻琦指出:“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进而提出:“窃以为在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sup>[2]</sup>。”由此可见,梅贻琦主张通重于专,大学应承担起培养通才的任务,而培养专才的任务则应由大学里的研究院、各种高级专门学校和研究机构来承担。

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西南联大“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得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sup>[3]</sup>。”

## 2.2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梅贻琦一直都特别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他早在就职演说时就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清华大学建校25周年时,梅贻琦有言:“大学之良魔,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觅也<sup>[2]</sup>。”梅贻琦先生躬行践履,将其“大师论”真正贯彻到具体的办学实践。

在梅贻琦的努力下,一时有识之士闻风而至,以致西南联大人才济济、繁星灿烂,聚集了当时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和知名学者,风光无两。如国学和语言文学的一代宗师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师大家冯友兰、金岳霖、吴晗、潘光旦、李达、张岱年等;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奠基者熊庆来、陈省身、华罗庚、林家翘、钱伟长、钱学森、叶企孙、梁思成等。此外,一些世界知名专家也曾在清华大学执教,如美国数学家维纳(N. Wiener)、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华敦德(Dr. F. L. Wattendorf)、法国数学家哈达马特(J. Hadamart)等。优

势的师资力量为通才教育理念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 2.3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

西南联大实行以学分制为主体,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选课制度。根据其《大学规程》,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四年内须修满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的136学分,课程比重因学院而略有差异,必修课50学分,选修课86学分,选修课比重明显偏大。根据规定,一年级新生除完成本院系规定的必修课外,还须必修国文、英语和中国通史;理工科学生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文法科学生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概论。此外,还有规定,修满学分者可根据兴趣爱好,随意旁听其他院系的任何课程。

必修基础课程一般都选由专业水平高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担任。我们可从以下课程的任课教师名单中窥见一斑: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等讲授《大学语文》;金岳霖、汤用彤、贺麟讲授《哲学概论》;钱穆、吴晗、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张奚若、钱端升讲授《政治学概论》;芮沐讲授《民法概论》;李继侗讲授《普通植物学》;王力讲授《语言学概论》;杨石先讲授《普通化学》;周培源讲授《普通物理学》;江泽涵讲授《高等数学》等。据杨振宁回忆:“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课,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sup>[4]</sup>。”

正是基于以上优势,西南联大参与战时译员的组织与培训既是其自身实力的体现,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可以说,时代成就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丰富了历史。

## 3 积极参与译员征调

为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持并参与译员征调,学校于1943年秋公布了《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规定四年级男生在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一律前往译训班接受培训。对应征学生给予优待,如四年级学生所差学分不超过32学分者可准予毕业,其他年级学生应征者可免修32学分,所有应征学生可免修军训和体育等;对于符合征调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sup>[5]</sup>。

根据战时需要,译员集中征调主要有“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简称“战地服务团译训班”)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简称“军委会译训班”)两次,其中,尤以后者征调数量居多。据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

回忆：“总计抗战时期征调任译员之学生共 3271 人。其在校学生自动参加军佐工作或译员工作者尚不在内……受征学员，都是踊跃应征，不避艰险，完成任务，没有一个临征而规避的”<sup>[6]</sup>。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只办了两期，共培养译员 70 余人，其中大半是西南联大学生<sup>[7]</sup>。另据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记载，军委会译训班共办 9 期，其中，西南联大共有 437 名学生参加了译员培训<sup>[8]</sup>。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本不在应征之列，却也应征做了翻译官。据许渊冲回忆，罗宗明已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比军人优厚，但他毅然放弃高薪，投身抗日<sup>[9]</sup>。除此之外，还有大学教师（西南联大的穆旦等）、政府机关职员、港籍人士（如来自香港的潘士敦）等均积极响应征调<sup>[10]</sup>。

## 4 组织实施译员培训

为保证译员培训质量，国民政府直接将培训工作交由西南联大负责。西南联大抽调本校专家教授组成教师队伍，同时聘请盟军军官担任教员，对培训时间、培训课程、培训内容等都作了十分详细周到、较为科学合理的安排，以此保证培训的质量。

### 4.1 战地服务团译练班

1941 年 10 月，战地服务团在昆华农校举办了第一期译员训练班，黄仁霖为主任，但西南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实际负责人。到 1942 年 9 月，共训六期，毕业译员 320 多人<sup>[11]</sup>。

译练班授课教师多为西南联大教授。主要课程及授课教师有：《美国史地》，历史系皮名举教授；《人类学》，社会系吴泽霖教授；《气象学》，气象系赵九章教授；《英文词汇学》，外文系温德教授；《英语会话》，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体育》，马约翰；《社交礼节》，班主任黄仁霖；《航空常识》，美国支援空军第一大队机要秘书林文奎少校；《航空翻译常识》，通译长舒伯炎少校，等等。

从培训过程来看，培训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充分考虑到了培训对象的实际情况。译员首先了解美国的自然历史和风土人情，然后学习国际交流知识、日常会话和军事术语；着重进行口语交际练习，尽快熟悉“杂牌”英语，改掉学员地方口音<sup>[12]</sup>。同时，还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知识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开设了《美国史地》《社交礼节》等课程。培训还包括国际法、儒家社会思想等内容。培训内容一方面增强了

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拓展了学员的知识，锻炼了社交能力，便于今后更好地开展翻译服务工作。

1942 年 8 月 27 日，译训班学员和美国空军官兵联欢，黄仁霖用中文向美国官兵讲孔子的故事，并现场从学员名册中指定学生逐句译成英语。这种即兴的现场口译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训练方式。杨先健回忆，“这件事在我以后的翻译生涯中曾助我解脱困难<sup>[13]</sup>。”

### 4.2 军委会译训班

1943 年以后，昆明译员训练班改为军委会外事局主办，地点仍在昆华农校，共举办了 11 期。11 月 14 日，第一期译员训练班开学，12 月 25 日结业。1944 年 3 月 5 日，第二期正式开学，报到译员近 400 人<sup>[14]</sup>。7 月 26 日，第三期结束。11 月 5 日，第四期结业<sup>[15]</sup>。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参加了第一期译训班，据其回忆，黄仁霖虽为班主任，但译训班实际由三位联大教授负责，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主管业务训练。译训班每天上课 8 小时，内容大致有四类：

一是语言训练，约占 40%，口笔译并重。常任教师有 Mrs. Baker 和华侨王老师，也有不少美军军官前来上课，还有位名叫 Col. Fiskin 的中国通，中国话极为地道。

二是军事知识，约占 35%。主要讲授各种步兵武器的结构和功能，由已任职译员进行教学示范，并前往步兵和炮兵学校进行实地观摩。

三是社会知识，约占 15%。由西南联大教授和美国人讲授中美文化、社会习俗和国际局势等。同时还请知名人士前来演讲，如鲍觉民、杨业志、刘崇宏、姚从武、查良钊、罗辛田等西南联大教授。

四是军事训练，约占 10%。主要包括简单的步兵操练、早晚集合跑步，没有武器训练<sup>[16]</sup>。

由此可见，军委会译训班在课程设置上已有明显的比例划分，坚持“以军事英语为主的听、讲、读、写突击训练”，显示出组织培训者的精心准备。其次，授课教师对口译的特性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并将其贯穿在教学之中，体现了培训的科学性。因汉英计数方式差异，受训学员须重点练习数字互译。在互译一长串数字时，要很快翻译过来，往往有些困难，多多练习确有必要<sup>[17]</sup>。

总体而言，当时开设的译训班，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安排渐趋合理，后期还编写了较为系统的教材。译训班注重基础，

培训课程包含了中西文化,强调了实用性。培训课程特色鲜明,突出了军事知识,考虑到了战时翻译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译员培训过程中,以听说为主,注意了数字互译练习,指定学员现场口译、角色扮演等,这些都凸显了口译培训的独特性。译训班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绝大多数未曾接触军营和战场的学生译员而言,这种系统实用、颇具针对性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 5 结语

译训班的组织开办为前线输送了亟需的翻译人才,译员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实际战争当中。例如,“飞虎队”抢夺制空权,新式武器装备训练,参与军队整训,收集军事情报和与盟军协同作战等方面,促进了中国军队和盟军的军事联络,增强了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最终推动战争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数量众多的译员在中缅印战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卓有成效的军事翻译也应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战时译员培训是个时代产物,历史上鲜有成功经验可鉴。幸有西南联大,凭借师生爱国热情和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译员征调,认真组织进行译员培训,理论联系实际,不但证明了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理念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译训班的成功开办也实现了开拓性的创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失为中国系统培养专业高级翻译人才的首次尝试,对当下军事翻译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亦不乏借鉴意义与价值。

##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2]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3]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1.
- [4] 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杨振宁讲演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 [5] 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 [6] 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M].台北:正中书局,1995.
- [7] 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 [8] 云南省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学员名单(案卷号:32-1-300)[Z].
- [9]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 [10] 卢国维.驻印抗日远征军译员生活回忆[J].北京观察,2005(9):52.
- [11] 辛学毅.中国青年在译员训练班[J].中国青年,1944(10)3:64.
- [12] 程君礼,曹庞沛.抗战时期昆明亲历记[J].文史春秋,2005(1):33.
- [13] 张闻博,何宇.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 1940-199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4] 滇译员训练班第二期已开学,报到学员近四百人[N].中央日报,1943-03-09(003).
- [15] 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6]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1943-1946),晚年随笔[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17] 王瑞福.飞越“驼峰”之后——一个随军译员的报告[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